

说禅 (ch á n) 解禅 (sh à n)

□于茂世

——

“禅 祭天也。”

这是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里的标准解说。

天，不是谁都能祭的——除却“受命于天”的天子，除非做着天子梦的子民。

建安十二年（207年）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诸葛亮为其勾勒出统一全国的战略蓝图；还是建安十二年，刘备 47 岁喜得长子，取名曰“禅 (sh à n)”。

刘禅，文绉绉的不说，还绕口绕弯得很。弄成老百姓的大白话大实话，刘禅差不多就约等于“刘天子”。

文字狱？

才不是呢！

先看看刘禅的小名——阿斗；再看看为啥叫了阿斗——甘夫人夜梦仰吞北斗而怀孕、而生产。

是不是很像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（商先祖）？

是不是颇类姜嫄履大人之迹而生弃（周先祖）？

契与弃，都是神人，都是有娘无爹，都是受命于天的天之子。

但是，阿斗有爹，就是刘备。

更要命的是，历史在前进，时代在进步。

简狄吃了个鸟蛋，可以兴商；姜嫄踩了下脚印，可以兴周。但是，甘夫人再来“升级版”，都已然不可以再兴刘汉。别说仰吞北斗，就是吃下月亮、太阳，再兴刘汉依然还会是个黄粱梦。

二

刘备拿禅 (sh à n) 说“天下与谁的天下”的事儿。

曹丕也拿禅 (sh à n) 说“天下与谁的天下”的事儿。

只是，刘备与曹丕压根儿都不在同一个层次上。

纵观蜀汉集团之结构，也就是一个前朝遗老（刘备）、几个 9 段级别的武夫（刘、关、张、赵、黄）、一位 10 段级别的算命师傅（诸葛亮）而已。

这一群人走到一起，其所能炮制的，也就是“斗”呀“禅”呀的神神叨叨的东西。当然，还有接续他们的神神叨叨并将他们的神神叨叨推向神坛的《三国演义》。概而言之，他们，也就是个泥古不化乃至倒行逆施的小集团而已。

审视历史，他们给未来中国到底留下了什么前行的力量与遗产呢？

似乎只有糟糕的“三国杀”。

似乎还有个乐不思蜀的刘禅。

似乎还有个把北斗七星糟蹋得到了家的“扶不起的阿斗”。

反观曹魏集团，则澎湃着青春中国的风骨与力量——

文坛上，构筑“建安风骨”或“汉魏风骨”的巨匠有：“三曹”（曹操、曹丕、曹植）、“七子”（孔融、陈琳、王粲、徐干、阮瑀、应瑒、刘桢）和女诗人蔡文姬等。他们的作品，状写着现实的动乱与人民的苦难，抒发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和蓬勃向上的精神，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、壮志难酬的幽怨，意境恢宏，笔调朗畅，雄健深沉、慷慨悲凉，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永远的珠穆朗玛峰。

书坛上，“正、行二体，始见于钟书。”楷、行二体，钟繇有创始之功，在中国书法史上与王羲之并称为“钟王”。在书坛由汉入魏的名家中，钟繇、卫觋是今体书法开宗立派之祖。自此，中国书法五体（楷、行、草、隶、篆）凝固下来，再没有产生新的书体。

当然，还有刘徽的《九章算术注》，马钧的龙骨水车、发石车（攻城器具），蔡文姬的《胡笳十八》，曹植的《洛神赋》等。更重要的，还有曹操的“唯才是举”与曹丕的“九品中正制”——其上承两汉察举制，下启隋唐之

科举，是古代中国三大选官制度之一。

而甘露五年（260 年），朱士行（颍川郡人）在洛阳登坛受戒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受戒的汉地僧人；之后，他远赴于阗（今新疆和田），也是第一位“西天取经”的汉地僧人。

从白马驮经到朱士行登坛受戒、西天取经，将近 200 年，佛教终于在中国落地生根，从印度的彼岸走向中国的彼岸。

漯河彼岸寺兴盛在唐、宋之世。

是时，正是中国僧人将印度佛教化为中国佛教，亦即化禅 (sh à n) 为禅 (ch á n)、构建中国禅宗佛教大厦的火红年代。

三

看到禅 (sh à n)，蜀汉集团一味下行，只看见了刘备的儿子，小名“阿斗”大名“禅”，一路禅叨一路梦。

结果呢？

自己倒也风光，子孙没了未来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知识结构有问题，还是心里根本不晓得什么才是天下大势，什么才是未来中国。

看到禅 (sh à n)，曹魏集团高调上行，构筑起中国朝代更迭之“和平演变”的理论基础。而今已然屹立在漯河大地上的《受禅表碑》，开门见其大山，开宗明其大义，曰：“维黄初元年（220 年）冬十月辛未，皇帝（曹丕）受禅于汉氏（刘汉的天下）。上稽仪极，下考前训，书契所录帝王遗事，义莫显于禅德（禅让天下之德辉），美莫盛于受终（顺有天下之圆满）。故《书》陈‘纳于大麓（舜在大麓受纳尧的天下）’，……（距今）世且二百，年岁三千，尧舜之事，复存于今。允皇代（三皇之世）之上仪，帝者（五帝时代）之高致也（禅让天下是三皇五帝时代才曾经有过的最高法则与崇高德行呀）。故立斯表，以昭德彰义焉。”

成汤革命、武王伐纣、大秦统一战、高祖斩蛇与光武中兴，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，历数过往，朝代更迭无疑都是天字第一号的反人类灾难。

但是，曹丕以漯河受禅台为舞台，再造禅让，第一次实现了家天下后朝代更替之“和平演变”。

而且，曹丕善始，曹奂善终，完成了一个禅让的完美“轮回”——

220 年，汉献帝刘协禅让给魏文帝曹丕，善始。

265 年，魏元帝曹奂禅让给晋武帝司马炎，善终。

之后，禅让几乎成为中国朝代更替的一大主旋律（除却非汉族族群入主中原）。尽管其间阴谋与暗杀也是一种旋律，但朝代更迭之灾难消弭甚巨却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——

420 年，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给宋武帝刘裕；

581 年，周静帝宇文赸禅让给隋文帝杨坚；

618 年，隋恭帝杨侗禅让给唐高祖李渊；

705 年，武曌禅让给儿子唐中宗李显；

960 年，周恭帝柴宗训禅让给宋太祖赵匡胤；

1912 年，清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，“将统治权公诸全国，定为共和立宪国体”“为一大中华民国”，宣统逊位，袁世凯即位，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。

家天下时代，难道还有比禅让更好的解决朝代必须实现更替、社会必须向前推进的方式吗？

难道非要骂曹操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“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”，非要将他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？

四

“允皇代之上仪，帝者之高致也。”

《受禅表碑》将三皇五帝时代的禅让说得可谓“天花乱坠”，这种“天花乱坠”无疑也是一种再造。

实情却只能是“原始社会好，原始社会

好，原始社会男女光着屁股跑……”如果拟事寻求定位的话，就是尧、舜、禹时代的禅让仿佛结绳记事，汉魏时代的禅让近乎以书、文、刻“三绝”于天下的《受禅表碑》。

两个禅让，相距 3000 年，岂可同日而语。

《受禅表碑》“文辞婉妙，气势磅礴，增字则余，去字则损，不枝不蔓，无懈可击”，无疑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古典人文精神的一座高峰，其理想当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禅 (ch á n) 家讲空，讲“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”。如是，方能悲悯苍生；如是，和为上（和尚）方能以和为上。

禅 (sh à n) 让是忘却天下，将天下视之为空——还有比放下天下更大的放下吗？还有比放下天下之争更大的太平吗？

于是乎，佛家变禅 (sh à n) 为禅 (ch á n)，自圆其说，终于将禅宗推向中国化佛教的巅峰。

禅 (sh à n) 就是禅 (ch á n)，禅 (ch á n) 就是禅 (sh à n)，禅 (sh à n) 禅 (ch á n) 合一，禅 (ch á n) 禅 (sh à n) 不二。

在佛家看来，禅 (sh à n) 让是无上般若，禅 (sh à n) 让是无上菩提，禅 (sh à n) 让是无上之禅 (ch á n)。

五

儒释道是中国三大传统宗教，它们共同构筑起历史中国的精神家园。

儒家，衍圣公为孔子的血亲，是孔圣人的嫡长子孙的世袭封号，亦是儒家精神领袖。

道家，其主体正一道由张道陵创立，并由其子孙世袭相传（金元时期，王重阳创立全真道，借鉴佛家之出家，不再有子孙世袭），亦是道家精神领袖。

无论道家还是儒家，其精神领袖，都在世袭，都不是禅 (sh à n) 让。

释家，从三国时代朱士行登坛受戒起，出家受戒成为一大天条。

无论禅宗、律宗还是净土宗等，其选择接法人的方式，均为禅 (sh à n) 让——选贤与能，祖师之间，没有血缘关系。

释家，倒玩起了禅 (sh à n) 让。

自古传法，犹如悬丝，盖因选择对的、能弘扬本宗派之法的接法人难上加难。

“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虚行，遇缘即应。”

为再造因缘，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自元朝雪庭福裕起，将其改造成为一座“子孙庙”——按辈分组成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“大家族”，子孙相继传法，遵循一代一位接法人的“宗法制度”，有“世袭”的味道但更类于选贤与能、“天下为空”的禅 (ch á n) 让。

由是，嵩山少林寺傲然佛家，独秀禅林。

受益于家天下的“世袭”，更得益于“天下为空”的禅 (ch á n) 让。

噫吁嚱，伟乎高哉受禅台！

噫吁嚱，伟乎高哉《受禅表碑》！

河南杂文名家
走进汉字文化名城漯河
作品选登

静处忽见桃花源

□武潇

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有两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家。一个是现实存在的，供自己避风遮雨、安身立命，称之为爱的港湾；另一个是虚无缥缈的，却无时无刻不承载自己的喜怒哀乐、悲欢荣辱，称之为精神家园。

周日，漫步沙澧河堤岸上，我找到了精神上回家的感觉。

也许是在钢筋水泥的构架中生活了太久的缘故，熟悉的都市喧嚣，熟悉的世故圆滑，熟悉的浮躁麻木……在踏上这片厚实温润清香漫溢的黄土地后，一切都觉得恍如隔世，遥不可及。一种久违了的感动，一种似乎遗忘了的清高气爽，傍着两声清脆的鸟鸣油然而生。

入眼到处是绿色，到处是烂漫，到处是生机。在城市里，虽然朝霞早已将美丽的印记放大成了耀眼的红，可心理与色彩无干。也只有这时候，站在这个广袤的葱茏的安静的世界里，才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世界的美好、人生的曼妙，继而对曾经白白流失掉的光阴产生深深的惊叹……

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此情景可入画。看，成熟的果实隐约枝叶之间，像片片美丽的云霞，夺人的眼，勾人的魂，再吐着少女般的芬芳和清香，摇动起婀娜的身姿，即便你从不饮酒，怕也要醉了……再瞧，杨柳吐蕊，一望无际。微风徐来，柳丝如同自由自在地跳舞，尽情地向你笑啊、笑啊……连绵回旋的桃树林是断断不能不驻足观看的，有诗云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叹的是离人，说的却是桃花的风韵。又曰：“一年春好处，不在浓芳，小艳疏香最娇软。到清明时候，百紫千红正乱，已失春风一半。早占取，韶光共追游，但莫管春寒，醉红自暖。”今年沙澧河岸边的桃林因为天气的原因，花期见短，果实不丰，却独显其风骨。果实如少妇脸，成熟庄重，令人垂涎欲滴，谁能不流连忘返？

半躺在内堤的土坡上，看流水东逝，河柳轻拂，不紧也不慢；听鸟歌蛙鸣，草虫呢喃，不急也不缓。恰有老农河边挑水，相邀而坐，燃支香烟，无拘妄语，朗笑声透彻云天。忆及东坡居士的“不辞常做岭南人”，忆及陶公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蓦然有了“但愿常醉不愿醒”的冲动……

潇曰：于浮躁处扪心问，唯有宁静风自来。茫茫尘世，或锄禾当午，或落雨听禅，若能时时洗涤内里之繁芜，保有赤子之初心，善持心灵之家园，则人生必且行且喜，且行且惜，处处桃花源。